

抬头望见鹊巢

许承

抬头望见鹊巢，它仿佛刚被一阵风从《诗经》里吹来的，乖巧地吸附在卧室天花一角。我毫不犹豫地要了这间房，母亲和女儿几乎同时连声说好好好。把大自然的风景不留痕迹地搬进旅馆，真乃别出心裁，裁出一片奇绝，让人感觉好似住在盎然生机里。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放下一切，上九华山悠闲自在地消磨七十岁的第一天。下榻之处是朋友推荐的，听名字就很有禅意——半出美宿，像个隐士隐在一条麻石小巷内。也不难找，化城寺出门右拐就是——就是活跃在这座开山祖寺放生池边那一群白鸽回家的路线。

黛瓦白鸽，梵音袅袅，踱在这样的小巷，不必担心车来车往，走走停停也全然不是因为熟人和红绿灯。鸽子们随心所欲地飞来飞去，俘虏了祖孙俩的眼神。我悠哉游哉地打量着尽头疑是省略号的石板小路，仿佛每一块沧桑而光滑的麻石都是时光的硬盘，记录着这座佛山的前世今生，记录着世代九华山人的智慧和情怀。据说这栋民宿的前身是九华山文化馆，乍一看，外观虽不惊人，气质格外与众不同。墙缝里冒出的野花，紫色的忧郁而不失贵气，宛若皇家流落民间的格格；而黄色的，在微风中尽显古灵精怪，好比文学史中两位有名有姓的尤物——晴雯或黄蓉。

每临禅境，脑中常如炊烟一般淡出一缕缕的美好。这会儿把自己镶嵌在时光的小巷，真应了这句禅诗“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随那“半”字，淡出一瓣瓣美丽的汉语：“半个月亮爬上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半部论语治天下”“花开半看，酒醉微醺”，还有清代李密庵《半半歌》，我大致能背出前半部：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民姻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饌半丰半俭。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心智。

这《半半歌》说白了，是对中庸之道的阐释，将世间冷暖、得失、出入、是非、进退、喜怒等和盘托出，在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中，又有着达观超然的人文情怀，一派大智若愚。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曾引用《半半歌》，他相信“一种注重无忧无虑、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会劝

我们脱离一种太匆忙的生活”，也就是他常挂在口边的“半半哲学”。

化城寺门前的放生池也是半圆，九华山素来儒释道相融。这么看，无论在俗在教，出世入世，“半”境皆为上。以“半出”为名，这家旅店的主人不俗。

二层的小楼，有客房十间，因是熟人介绍吧，主人热情地领我一一参观，像是在得意地展示他创作的一件件艺术品。十间房又好比主人十个可爱的孩子：清和、清圆、清影、清极、观起、听竹、暗香、真味、朗栖、自在。每个名字像女史般优雅地端坐在房门上，完胜大宾馆客房那些干巴巴的数字代码。随意浏览，看得出主人是颇费一番心思改造、装修、装饰。或袅娜或粗朴的茶具，像是从阿房宫拆过来的洗浴间原木推拉门、升起可作桌喝茶降下可铺床睡觉的榻榻米、天花上露出树枝稻草的鹊巢、莞尔一笑的水龙头、横卧床头的古琴、直叫人忆起青葱岁月的木质小阁楼、无论月光泼洒都值得发呆的小轩窗、公共空间的静水流深及书画笔墨纸砚……无处不显出设计者青苔般细密柔软的心思。于此，你能一下子觉悟人生“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

就一鹊巢，中国人可以道出许多名堂。譬如“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侑予美？心焉切切”。当然，才上初中的女儿目前只能理解字面上的意思，真正领悟得靠成长。“乌鸦反哺”的故事，好多好多年前女儿便可流利地讲述，而今是我在践行，相信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还有一种特殊的鹊巢叫燕窝，金丝燕的。”母亲说。母亲是医生，从来不相信市面上包装得花花绿绿的保健食品，退休后专门研究针对家人的养生食谱，家里那些熬制汤料所用的大大小小的瓦罐熬得好像从半坡遗址淘来的。母亲的汤，其实就一个味：母爱匀兑岁月，浓淡相宜。

祖孙仨故意挤在“朗栖”那张大木床上，好比挤在一个温暖的鹊巢，叽叽喳喳，说不完的话。说着说着女儿先睡着了，说着说着母亲也睡着了，我望着天花板上的鹊巢不知啥时开始做梦的。梦里恍惚听见雏鸟奶声奶气地撒娇，鸟妈妈轻声哼着摇篮曲……睁眼，窗外一片鸟鸣。九华一千寺，撒在云雾中，想来这些早起的鸟儿，定是赶着去衔拾那飘散在云雾之中的钟声、磬声、木鱼声。



哺 佚名 摄

写给妈妈

胡小满

妈妈，你不在的这几个月，院里一墙蓬勃的金银花先是慢慢凋零，后来渐渐枯萎，最后只剩下稀落的几朵。前些天我回家，想给金银花浇点水，希望它们能活过来，不想，天空突然飘起了雨，雨越来越大，打在雨棚上，滴在金银花的枝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呻吟声。我忽然想到：天变了，你的腿会不会又开始痛了？

你的腿在很多年中一直疼痛，走路很慢，平日里你说得最多的，就是要“走”得快，不要躺在床上拖累子女。不曾想你真的走得那么快。那天傍晚，我赶回家，看到你斜躺在床上，床单和地上全是血，急坏了，赶忙拨打120，然后想扶你起来，你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行了，不行了，我不去医院……”

我们还是把你送到了医院，希望有奇迹发生。可是站在你的面前，无论我怎么叫你，你都没有反应，我一声声说：妈妈，我是你的小女儿啊，你怎么不理我，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看看我……

可你一动不动，安静得像沉沉睡过去一般。

妈妈，你走得太急了，以至于很长时间内我都以为你没走，你还在那里等着我。好几次下班，我不知觉地就走向那条巷口，在一群打牌的老人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过了半晌，我终于反应过来，你不在这里，你不会在这里了。我含着泪走回家，看着你的照片，你也在看着我，你用眼神告诉我，让我不要走，让我多待一会儿，你要多看看我……

我就这样站在你面前，什么也说不出口，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

你刚刚走的那些天，我总觉得这是一场梦，梦好长啊，我怎么总是醒不过来？以前我也曾梦过你“离开”，醒来后枕头打湿一片，但知道这是梦，心里特别庆幸。你走后的一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突然听你在唤我：“小满儿哩……”，声音绵长又清脆，像我小时候你叫我一模一样，我猛地睁开眼，从床上跳下来，去每个房间找你，可是没有你啊。我不甘心，默默地坐在黑暗里，想，你一定来过我家，就在刚才。

今天是母亲节，你去世五个月差五天。我总感觉你还在我身边，像平时一样和我唠叨着。你说，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你八岁不到，外婆就含泪把你送到别人家，然而你并没因此过上好日子，那么小的你就开始洗衣、做饭、带孩子，经常吃不饱肚子，半夜饿醒时，悄悄爬起来，捋起袖子，打些井水喝，有一次差点掉到井里。外婆经常偷偷跑来看你，

看着小小的你做完这个又做那个，泪下如线，有时候她从怀里掏出一块已经冰凉的小米粑，塞给你，看着你狼吞虎咽吃下去，才默默地走开。你吃完后，便开始后悔，你知道这是外婆几天的口粮。你十二岁的那年，被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打得全身青紫，忍无可忍的你，趁男主人不注意，捡起一块石头，将他的头打破了，然后慌不迭地逃了出去。外婆到处找你，嗓子都叫破了，后来发现你藏在水塘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头。你终于不再去那户人家，可是你的哥哥嫌家里又多了一张口，你只得再次离开家，独自来到城里，找了份工，靠一双稚嫩的手养活自己……

妈妈，这些事都是你去世前一个多月才告诉我的。那一天，你似乎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与我说了好多好多话。我边听边流泪。我不知道你小小的年纪里被送到人家去的时候，受了多少委屈？我不知道，你被人家毒打时是否流了泪？我不知道，你独自躲在水塘里的那两天两夜中，天那么黑，水那么凉，你小小的心里是不是涨满了恐惧、悲伤和绝望？我不知道，你后来的腿疼，是不是因为那次在水塘里浸泡了那么久的后遗症？而当你再次被逼离开家，在陌生的城市里独自寻食的时候，有没有更多的泪，更多的伤？

那一切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你吃过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内心里却没有阴影，日后的你，一直那么坚强，那么自尊，那么善良、旷达。你从没有埋怨过任何人，包括那个痛打你的人家。你平时也总是教导我们多记恩，不计较别人的不好。即使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你也教导我们不拿别人的一针一线，而在看到更可怜的人的时候，总是将家里最好吃的饭菜端出来，给他们吃……你没讲过大道理，但这一切足以让我们受益终生——这就是家风啊，你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妈妈，前不久你又来到我的梦里。厨房里雾气蒸腾，你正在搅拌一大盆粉蒸肉，动作麻利、敏捷，就像你年轻时候的一样。我要过去帮你，你不让，脸上却始终挂着笑，看着我。你笑的样子真好看，那是幸福的样子。我正想跟你说说话，却醒了，我是多么懊恼和伤心啊。我多想梦长一些，再长一些，让我多看看你微笑的样子，看看你幸福的样子，想听你说说话，想跟你说说话。

妈妈，我每天都在想你，你也在想我吧？如果你下次再来我梦里，一定要多待一会儿，别急着走，你的腿不好，你要走得慢一点，这样女儿能多看你几眼，与你多说几句话。



呼唤 佚名 摄